

雷輯史事論甲編

癸卯春月

品三題



以陰攝其心歟楚懷之事王建已見之矣而身入虎狼不知所出天下事不為遠久計未有不召近憂者嗚呼使秦滅六國者齊也滅齊者亦齊也而六國盡矣

孔斌知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論

章鉅

孔斌相魏九月以病致仕有勸以行者曰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義所不入遂寢於家論古者讀其言而悲之曰異哉孔斌何其智出蘇秦下也蘇秦一說士創合從之約關東諸侯不入朝不割地秦攻一國五國救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卒同力西嚮虎狼之秦求破其從而不得不觀函谷者十五年斌之時去始皇之并天下當三十八年六國之勢猶在也五倍之地十倍之卒雖稍稍損失尚未盡漸滅也有敢犯大難者拄楮於其際則已散之氣復聚氣聚則勢盛勢盛則雖有大力莫之或還自稍有知識者以保身之明哲自處天下於是筋懈脈弛各從所便而東諸侯且真入於秦矣夫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孔氏之家法也一車兩馬雖極栖皇皇終期萬一之得當斌之見顧如此殆所謂不稱其家兒者也吾嘗讀史而知之矣諸葛亮非不知漢業之不可復建而平時岨關隴以圖進取張世傑陸秀夫非不知趙宋之萬不可為而卒播遷海上殉辱主以終史可法張煌言瞿式耜非不知殘明之終歸淪滅

而卒奮其螳臂以抗龍虎之師蓋氣運者天定之所以勝人也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人定之所以勝天也失其道則河決魚爛敗亡相屬得其道則三戶以亡秦一旅一成以復夏昭昭前日事也陳同甫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惜乎孔斌之不知此義也

孔斌知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論

潘承厚

周慎觀王三年楚燕三晉伐秦至函谷關敗走始皇六年又同伐秦敗走諸侯非不欲勝秦而卒為秦俘者一言以蔽之曰秦能自強六國不能既遂一至於此合從之說蘇秦為倡自張儀相秦縱散約解論者惜之謂韓魏居趙之南楚之北齊之西為山東屏蔽秦不先取則木之蠹也取而得則虎之俵也用是范雎收韓商鞅收魏韓魏既帖然服彼始肆其蠶食畧無顧忌向使厚韓親魏以擯秦逸待勞眾待寡山東諸國猶得瓦全策非不善但其說可免一朝之害不足獲百年之利何則人情憂患相恤安樂相妬秦誠緩兵矣而六國臭味差池保無自相魚肉得利之漁人猶在也即不然外交既固內政不修天下有此理乎有此國乎或曰六國破滅弊在賂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則火不滅

蘇洵言之甚詳然蒙謂白刃在前不顧流矢剗肉醫瘡雖非善後之謀權濟目前之急亦時勢使然不得謂韓魏楚行賂皆愚而趙燕齊不賂獨智易地皆然早一賂之後即能發奮自雄未始不可有為句踐之所以沼吳也然則此兩說者亦皆有見特推求其本究在人君舉賢哲明政刑知人善任勵精圖治從不必合而交鄰自有道地不必賂而尺土誰敢侵計雖疏實密雖遠實近戰國策士見不及此惟孔斌有言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為秦乎蓋歎時人慮事多闇但知合從之利賂秦之害猶未知自強之為要也夫國不自強即幸免於秦能幸免於他國乎幸免於外侮又安能更免於內訌乎一得而數失兼萬全之計若此乎雖然燕雀處堂豈第六國時已哉噫嘻

秦并六國前論

吳廣霈

威世相高以德叔世相競以力其勢然也太上之得天下純以德不以力其次霸王之取天下服以力而綏以德最下暴主之并天下則純以力而一無德若強秦之吞六國可謂純以力征者吾不怪夫秦之強有力獨深怪乎六國之甚無力也等為萬乘之主各據數千里之地以德言此昏彼暴同一無取至若以力言則六之與一固

各有均敵之勢。胡乃朝質子。夕效璽。俄而割地。俄而入朝。求媚於虎狼之恐。後而卒莫救其宗社之墟。抑獨何也。說者謂六國之亡。亡於散從約。秦之并六國。得於用衡術。其理似也。然而秦一國而已。六國則六秦也。倘堅從約。共圖一秦。連兵而前。以六敵一。是謂以至衆當至寡。宜不難裂秦而分之。何第救亡圖存而已。而夷考合從之始。則秦人圍趙。五國相望而不救。繼則楚為從長。糾五國伐秦。函谷陡開。未遺一矢。而五國已狼奔兔脫。惟信陵獨奮身仗義。兩却秦師。稍強人意。然亦莫能得秦之寸土。而合從之效止乎此矣。合從之效止於此。而知散從之勢。必不能止矣。今有一巨鼎於此。滿注沸湯。約六人而平持之。一人稍懈。則鼎仄湯傾。五人皆棄而疾走。此實有不可久持之勢。故必終有傾覆之虞。瓦全旦暮無為也。六國合從之計。何以異是。且天下有善獨用其力。而不善合用其力者。未有獨用無力。而合用則有力者。故吾謂六國之亡。亡於六國之甚無力。非亡於不能合用其力也。譬之有壯夫。盛怒欲鬥。以一小兒抵禦之。壯夫奮力一擊。立見怯而啼走。而蹶於此。即助以六七兒。以洊增至十數。猶不敵也。何也。以至無力。當強有力也。嗟乎。六國之禦強秦。非數小兒之禦一壯夫耶。既不能強有力矣。又不善自蓄其力。無事則互相爭搏。以自鈍其鋒。有事

則質子求救奔走待援以自餒其氣互相倚恃卒至一無足恃相率而成羸弱癘痿之夫譬如連雞不能俱飛從亦亡不從亦亡有斷然者故吾謂秦非能以力亡六國謂六國之棄其力以待秦亡之也豈不哀哉豈不怪哉

秦并六國後論

吳廣霈

或者難予曰秦并六國以力固矣吾姑舍力而論德六國之主或淫昏或庸闇然迄於亡卒未有聞殘民之凶德若秦則君相數易政刑日苛始終一主夫剛暴而殘酷夫寬者人所樂六國之優柔似之猛者人所苦強秦之刻厲過之乃天下相率而趨秦天心亦若有默眷焉豈寬之懷人不若猛之繩人乎吾惑之顧子更有以進也吳子曰噫子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夫寬者仁義之具聖王之所用非庸主可貌襲也猛者束縛之具治世之所忌而亂世之權宜也粵考周室東遷王風板蕩紀綱陵替至上下相蒙相弛而莫知所終日天下岌岌乎其殆賴桓文代作稍能修成憲革頽風洗黔首之耳目而新之輔王室之安數十載迨其後列辟爭衡戰國兼并舉先王之典章政教盡委棄於晏安煊毒之中此中國之所以日衰也秦人肇起西戎俗悍民武初未嘗與於中夏之盟會故濡染夫靡麗華侈之習者淺彼通挾其剛

殺堅忍之心以求快其虎視鷹貪之計觀孝公下令招賢之語固早有籠罩六合之氣矣遂乃進商君相應侯卿張儀爵蔡澤不吝重祿高位以待羈旅之匹夫推之心而置之腹又舉司馬錯於下位擢武安君於右更其修政令飭紀綱賞信罰必能使臣民勇公戰而怯私門有功者立顯榮之無功雖富厚無所芬華此其所以致富強之基者非苟然也雖謀臣勇將時復夷滅而功利之徒究樂於得行其志故爭為之建策而效死焉彼六國者當此時方且間樂毅老廉頗刎李牧疏信陵捶范雎閉陳軫如鸛驅雀如鯉驅魚黜天下之士以為秦資觀秦之用以強國者強半出於客卿是可為六國椎心而痛哭者也夫六國昏庸之政非不類寬也然狃於寬而下不知恩強秦嚴暴之政非不太猛也然切於猛而民皆知畏以狃恩之人當畏威之衆兵法云畏我侮敵此可不戰而決其勝負也故秦師擇便而施揀肥而啗隨其所欲無不如意至是而天下之大勢不得不歸於秦雖彼蒼亦且感目疾首於上而莫可誰何勢之所趨即數之所定天地不得而爭之鬼神不得而阻之也矧燕丹之怒荆卿之劍雖孤憤冲天虹貫鷹擊要亦於秦之霸局何損哉魯仲連之不帝秦曰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非夫棄禮義之足以并天下也乃六國者亦棄禮義而并不

知尚首功也。此所以卒為秦并也。假若天道昌。聖人作。有黃帝之君。崛起斯時。則秦人亦古之蚩尤耳。豈足為聖主驅除哉。而六國者。固亦同為聖人之所必誅者也。善夫鄭子產之論治。曰。水弱則民玩。火猛則民畏。而諸葛武侯之治蜀。亦嘗主此論。蓋以為漢政陵夷。馬璋積闇。非惕之以嚴厲。不足以鼓舞士氣。振立懦頑。治術固非一道也。惟項羽不知此際。暴秦之亡。以暴易暴。水深火熱。卒百戰而失天下。惟亦高祖能知此。故入關不殺。除苛布寬。僅一勝遂得天下。嗟乎。將有提挈宇宙。并包夷夏之志。曾不獨深喻於張弛之微。誼焉。則勞而鮮功。縱得亦不能久。且夫寬猛者。相濟而為用。相反以致功者也。微子產孔明者。其孰堪語於斯理夫。

秦置郡縣論

王夫之

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習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強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于

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于此數諸侯王哉？于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于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藉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于黜陟以蘇其困。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于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歛煩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

義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于今為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
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聖人未可為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
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已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
豈天下之大公哉

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論

胡宗懋

始吾讀田肯賀高帝語未嘗不服其言之精敏如古大夫能說山川既而繹之田肯
乃一面諛小人竊戰國游說之緒餘而不足與圖大事者也方戰國時羣雄角力士
盡出其利喙動以山川形勝相眩曜獨吳起以在德不在險一言進於文侯會其時
未當故文侯卒未能奮發有為楚漢之際天下麀沸雲擾猶不得不拘形勝之說洎
高祖六年冬天下大定楚王信又被執帝痛自懲艾遂有大赦天下之詔蓋方駸駸
嚮治矣彼田肯者不於此時導君於仁義之途而尚斷斷於秦齊之地勢形便誠如
所言則是關中一隅世守勿絕可也乃厲王不能無驪山之禍子嬰不免有軹道之
降何哉斯時雍州之地殷函之固所云帶河山之險者安在乎縣隔千里者奚存乎
高祖開關拒羽霸上之軍號二十萬羽兵號百萬非所謂持戟百萬秦得百二者乎

乃函關之破不崇朝而遂至戲下此又何以云也不獨此也劉曜有關中而敗亡於石勒李茂貞王行瑜有關中而見殺於朱溫李思齊張思道有關中而明師一臨卒為臣僕夫非猶是三秦之故壤乎昔何以守而強今何以據而弱則誠時為之也人為之也顧以諸葛武侯之為人足以用關中而非其時蒲洪姚萇之時足以用關中而非其人有一於是尚不能集事何形勝之足云為田肯計亦惟因時諷諫地利不足恃天下事大可為務與諸臣相結以信義勿以誅鋤為事如是則高祖雄猜之心可以稍戢彼諸將銜恩之不暇尚何有窺竊神器者乎乃不出此而猥以地利之說行乎其間幸而高帝非中主否則顛創於若人之口幾何不為亡秦之續也且其論王齊一事至吳楚王反時淄川膠東濟南皆有逆謀非親子弟而何吾故曰田肯特面諛之小人竊戰國游說之緒餘者也夫戰國尚有一吳起若田肯之為人直吳起之不如哉

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論 唐兆士

孟氏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善哉言乎洵千古不刊之論也秦漢之已事不大

彰明較著者哉方秦之強也雖六國不足與抗衡而及其將亡也雖匹夫猶得以為難以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衆而莫之敢撓以誦成之徒鋤耨棘矜之利而所向披靡陳涉起事而漢高成焉一泗水亭長耳曾何地利之有而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若不勞而得也豈形勝亦有時變其哉無他失人和也何田肯猶斷斷焉壯秦之形勝以媚高祖也夫得百之二足當百萬高屋建瓴亦既險莫險於此矣則信之反似不足憂而信之執亦無足賀其賀上也其媚上也萬一漢恃秦險驕秦恣肆為亡秦續則又誤上也為問漢何興秦何亡由秦而論弔之不暇矣何賀之足云且田肯亦惜未聞賈誼之過秦耳彼所謂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者非即所謂秦得百二之說耶而今安在耶嗚呼此其恃險負固仁義不施之過也萬世之業二世即隳殷鑒不遠近在秦矣漢都秦地興亡易局在德不在險又昭昭矣向使為田肯者拜手稽首賀曰惟陛下能得人和故助之者多而秦險乃悉為陛下有也若然則漢高縱非上智之資而後日屠戮功臣之事或庶幾少熄矣夫

秦始皇使長子扶蘇監蒙將軍論

高鏡蓉

秦之亡也。論者謂由於扶蘇之在上。即扶蘇之在上。即也。由於諫坑儒。生秦之坑儒。生也。由於惡策士。細審當日之情勢。實不盡由此。竊謂秦之出扶蘇以馴至亡國也。由於用趙高。高之見用也。由於始皇好諛而惡直。夫秦以暴虐恣睢得天下。天心之不屬也。久矣。然始皇能強於政令。柄自我操。雄藩不敢擅兵於外。權臣不敢竊發於中。故雖岌岌如累卵。猶能樹立。策精勤者多。猜忌雄武者多。細微此奸人所熟籌而預料者也。扶蘇以英敏之姿。知重儒生。其發奸摘伏。必勝始皇。為趙高輩所忌。方恨無術以害之。及聞坑儒之諫。以直言拂上意。而計可施矣。况蒙將軍握重兵在外。尤始皇所夙夜遠慮者也。故一得此間。即乘機以聳動。因勢以傾陷。不獨太子可圖。而蒙氏亦可圖。國家事在吾掌中矣。始皇方悅其善。為己謀。而不知其即以謀己也。且扶蘇即不出。亦無補於秦之亡也。何也。子嬰以一孺子。能殺趙高於危急之中。其雄畧才智。不在扶蘇下也。然終不免於繫組之辱者。其故何歟。蓋暴秦厯十餘世。至始皇始統於一。亦至始皇而覆其宗。信乎暴君之生賢子為不祥也。扶蘇其奈秦何哉。至承認自殺。或議其智不足以察詐。或謂迫於始皇之嚴威。竊又以為不然。扶蘇而果賢。歟。在內而身不見容。在外益知天下之大勢。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何

如從容引決為得計也。且吾觀始皇之深心，未嘗不以扶蘇好儒仁而不武，未足自立，故使之監軍以淬礪其氣也。觀於封書之賜，屬意可知，而不知實以中趙高之計也。其所以能中者，實由高之能阿己意耳。有天下者，尚抑其雄心，擴其大度，無使左右如趙高者，得以探隱情而施陰禍哉。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昔張子房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余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觀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即今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為，而復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事揭竿而起？雖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于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于一髮，使其不死于沙邱而死于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致也。秦社何至于遽屋耶？余故謂荆軻刺始皇于戰爭未定之時，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于子房擊始皇于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余者曰：若

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余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于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籍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博浪沙擊秦論

陳在謙

子瞻謂秦以刀鋸鼎鑊待天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嗟乎秦所夷滅特無罪者耳真有罪且大者秦不得而夷滅之也張子房以匹夫狙擊天子所謂大逆不道使秦得而甘心焉即夷其族而揚其灰天下不得以為暴虐之君子亦時敢非之者然而子房卒獲免且夫子房固非有功名富貴之念繫戀不忘者也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報五世之仇倘陽武博浪間得制祖龍之死命雖陷胸決脰其無悔即幸而獲免而願已酬志已遂從赤松子遊可矣于是酈食其為高祖畫策封六國後賢才各為其主則漢之勢微韓信陳豨彭越輩亦各分地為南面孤當此之時高祖雖欲長王漢中不可得也况混一區宇晏然而帝哉然而天下事卒不出此何也子房在故也子房之不即從赤松而歸高祖何也仇未報故也由此觀之天欲與高祖以不可少之人先與子房以不能了之事暫與始皇以不即死之命然則始皇

之不死。後秦之亡。乃所以堅漢之興也。或曰。子房狙擊始皇。逾數年而始皇竟死。虢祖龍之魄者。子房一擊之力也。夫子房之事。孰與燕丹乎。

秦王子嬰誅趙高論

梅豫根

嗟乎。伊古以來。亡國之君。未有如秦王子嬰之可哀者也。秦自始皇殘暴。二世繼之。而趙高憑席既厚。生殺自顯。其詐略威權。可以傾動乎天下。而易其向背。子嬰當秦宗室人人自危之際。天下岌岌不保。旦夕之時。晏然即位。不動聲色。而元惡大憝。遂已受首於指顧之間。不可謂非英主也。乃在位未久。遽降於沛公。而見弑於項羽。論者謂子嬰雖誅趙高。無補危亡之實。賈生亦謂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又曰。子嬰立遂不寤。子嬰在位僅四十六日。而諸侯之兵已入咸陽。雖有親輔。無如之何。斥為不寤。而誅高則又如是其急也。夫三古而降。人君不能除國賊者多矣。子嬰早無尺寸之柄。繼之纖毫之助。二世既亡。非子嬰殺高。即高殺子嬰。彼此之間。不可容髮。乃能密謀二子。毅然自決。置死生於度外。去神奸於指掌。嗚呼。此中材以上所難。而司馬遷賈誼顧并庸主之名而靳之乎。或曰。子嬰則可哀已。而許以英主。不已過乎。曰。此觀於子嬰與趙高之言而知之也。子嬰之言曰。吾聞高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

高之言曰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以高之陰賊詭秘能欺衆人而不能欺子嬰以高之猜忌殘忍不能害子嬰而且信子嬰謂非沈驚英武而能若此歟假今天尚祚秦子嬰繼始皇而立則賈生所謂秦之地可全而有而宗廟之祀未當絕也豈為過哉且夫秦自孝公發憤修政厯君七八厯年數十積威之久僅乃一統而趙高一刑餘賤人覆掌亡之而有餘然則豪傑材智之馭天下也勞而宮闈婦寺之亡天下也逸勢之既成禍之既發雖沈驚英武十倍於嬰固不能希冀萬一以延社稷須臾之命而況漢唐之季其君遠不逮子嬰者哉其尤可哀也夫

秦王子嬰誅趙高論

沈嘉樹

予讀史記秦本紀竊謂秦之亡亡於始皇而不亡於子嬰子嬰者有濟變之才而深識天命者也嘗即其誅趙高事論之且夫高殘忍忌刻人也其心未嘗一日忘帝位然未敢遽篡者有所待耳為子嬰者苟明正其罪則復啟閭閻樂望夷之禍將緩圖其事則適成田常竊國之謀優柔而使之不疑托疾以破其狡計舉滔天之巨恨一朝而洩之苟非有濟變才能如是乎賈誼作過秦論以子嬰有軹道之降故深譏之吾謂斯論也用以罪劉後主宋高宗則可也用以罪子嬰則不可也夫陳涉舉事豪傑